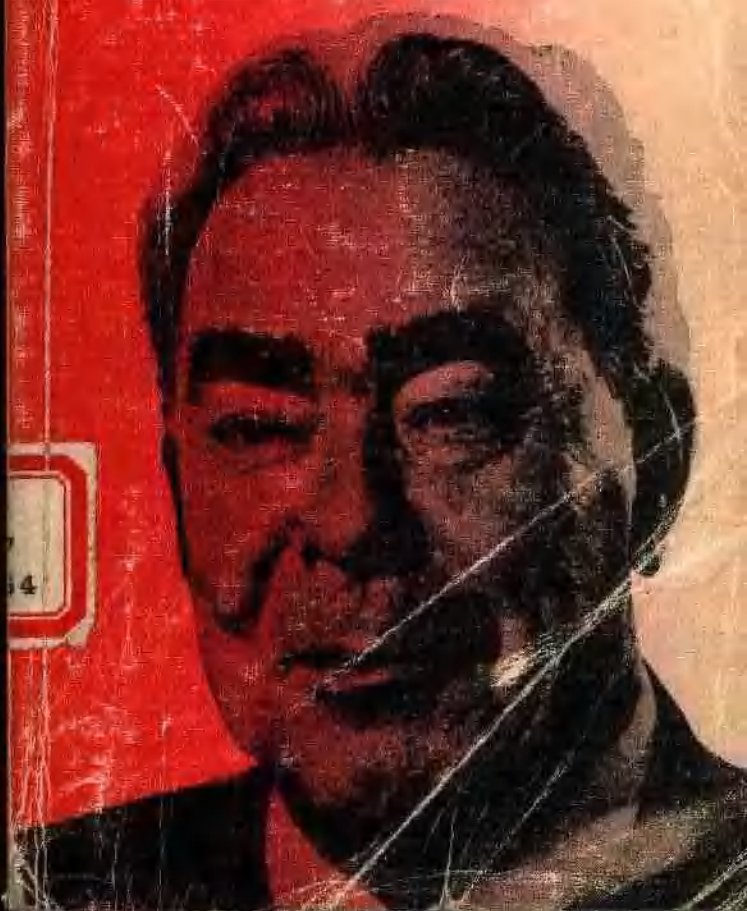


Brezhnev The Masks of Power

# 勃列日涅夫

(美)約翰·多恩堡著



# 勃列日涅夫

(美)約翰·多恩堡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勃列日涅夫

(美)約翰·多恩堡著

廣角鏡出版社 出版  
香港莊上教道186號2樓

華風書局 總經銷  
莊上教道184-186號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承印  
九龍炮仗街75號

書號 222-47  
102X183毫米

1978年 8月版

HK \$6.00

## 目 錄

第一部 同儕之首	
1 掌權人物	2
第二部 成長中的「機關人員」	
2 革命的產物	24
3 剛身新貴之列	36
4 虛位待新人	45
5 英雄非天生·人工造英雄	55
第三部 躍進權力的門檻	
6 外省權力基地	70
7 德涅斯特河上的新貴族	81
8 宦海浮沉	89
9 被閉盟的處女地	101
第四部 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分子	
10 去莫斯科！去莫斯科！	114
11 總統先生	125
第五部 克里姆林宮內的權力	
12 是看守，還是領袖？	142
13 總書記的成長	157
14 入侵和主義	172
15 爭奪最高權位	187
16 列寧的繼承人	201
17 友與敵	220
第六部 迷信和個人	
18 不解之謎？	228
附錄	
登上最高寶座	244
西伯利亞之行	250

## 第一節 同儕之首

從前有一個俄羅斯農民徒步跋涉前往一個荒僻的鄉村。他知道方向，但不知道距離。當他穿過一片樺木林時，偶然遇到了一個枯瘦的老樵夫，就問他離村子還有多遠。老人聳聳肩膀說：「我不知道。」農民嘆了一口氣，把褸袖換了換肩，邁開步子就走。突然間樵夫大聲嚷道：「順着首兒再走十五分鐘就到。」農民感到莫名其妙，轉過身來問道：「那你干麼不當時就說？」老人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步子有多大啊。」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對  
理查德·尼克松的談話  
1972年5月

# 1 掌權人物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作為蘇聯政府首腦和蘇聯共產黨頭子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黑海休養地索契他的假日別墅裏。1964年10月13日，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上午九點，他會見了法國空間和科學部長加斯東·帕萊夫斯基。他們只晤談了三十分鐘。然後赫魯曉夫起身謝客，說他要外出作一次「旅行」。

兩天後，他的名字從報紙上消失了，為慶賀蘇聯的三名最新的宇航員而掛在莫斯科街道上的他的畫像也都撬掉了。統治蘇聯十年之久的那個胆大妄為的哥巴佬突遭黜逐，從此在政治上變得湮沒無聞。

外界對這次突變的反應憂心忡忡，對接掌權力的那個面目不清的聯合班子瀟腹狐疑。赫魯曉夫是臭名遠揚全球，而新任總理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柯西金和新任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則簡直無人知曉。但世人盡管所聞其微，却夙知他們既缺乏魄力，又全無氣度。

此外，克里姆林宮學家們預言，集體領導在蘇維埃制度下向來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只在轉眼之間，通過陰謀詭計或武力（或兩者兼用），權力又將重新集中於一人之手。這些議論聽來似乎言之成理，並且耳熟能詳。

赫魯曉夫誇台迄今已有九年，但所有這些預言都證明無一準確。推翻赫魯曉夫的那個班子，開創了一項使許多西方政府歎羨不已的持久不倒的紀錄。原因之一也許在於他們跟祖先統治過蘇聯的那些人出身不同。正如一位已故的外交家和作家查爾斯·塞耶所指出的，「跟早期的布爾什維克不同，他們不曾當過兩手空空的亡命徒。他們是一個穩定的國家的受人尊敬的

領導人，私資豐厚，是一個巨大的工業集團的管理人。」

人清洗是斯大林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的典型特點，與此相比較，這個班子的團結一致就很使人們感到驚奇了。在赫魯曉夫垮台之日擔任政治局委員或自1964年10月而後進入這個顯赫集團的二十一個人中間，十六個人至今留任。離開了政治局的五個人中間，三個人是由於去世或光榮退休。只有兩個人是在一次真正的清洗中遭到了黜逐，而那是直到1973年4月才發生的事情。

但是，儘管外表上絕少變動和集體行車，在統治圈的內部，相對的重心和權力則已——開始時是逐漸地，然後是迅速地和戲劇性地——轉移到一個人身上，即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他已脫穎而出，成為蘇聯政治叢林中幾乎無與匹敵的首領，繼列寧、斯大林和赫魯曉夫之後而在精選的統治者行列中名列第四。

赫魯曉夫被廢黜後不久，莫斯科便開始流傳一則新的笑話，說在一次黨的會議上，有人向一位宣講員提問說，從最近的發展來看，個人迷信是否已在蘇聯終歸消滅。「當然囉，」宣講員回答說，「既然已沒有可迷信的個人，又何來個人迷信呢？」當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招待會上聽到這則笑話時，便轟然大笑起來。但他未置一詞。這則笑話在莫斯科早已被人忘懷，而對勃列日涅夫的評價也已發生了重大的修正。

「我們當初就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裏，」一個西方外交官有一次在莫斯科私下吐露說，「誰都不屑提他，無非是一個吃黨飯的，一個平庸的『機關人員』<sup>①</sup>，一個作為妥協產物的填空檔的人而已。」

勃列日涅夫在他的性烈如火、狂放不羈的恩人和主子身邊時，確實也完完全全就是那麼一類人。何況克里姆林宮是口渾水缸，實在也難怪人家會軋錯苗頭。但苗頭是出現過的。

從1956年到1960年，勃列日涅夫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有權勢的書記之一，同時也是黨中央主席團（當時的政治局名稱）成員。他在1960年被「提升」到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位，那就是蘇聯的「總統職位」，一個基本上屬「名譽性質」的職位。但是他保留着政治局的席位。當弗羅爾·科茲洛夫（赫魯曉夫曾一度稱此人為「我的接班人」）在1963年因中風

① 指在黨內（有時是在政府機關內）發達的專職的共產黨工作人員，政府官僚。——作者注

喪失工作能力時，勃列日涅夫回到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成為赫魯曉夫新立的繼承人。

在那些年裏，一個西方外交官稱他是一個「蘇聯格式的經理兼政客兼行政長官，能幹的組織者，一個穿灰色法蘭絨服的共產黨人」。

那是公認的克里姆林宮裏剪裁最佳的灰色法蘭絨服。其實，要說勃列日涅夫跟赫魯曉夫身邊那幫穿得像個大口袋似的「機關人員」有什麼區別的話，那也就是他的衣服縫工特佳。前美國駐蘇聯大使福伊·科勒常說，勃列日涅夫「一定擁有莫斯科最高明的裁縫」。

當這整齊齊齊的一小隊特權人物尾隨在赫魯曉夫身後進入克里姆林宮的接見廳時，勃列日涅夫的那張粗糙的漂亮面孔和他的魁武夫的風采，同其他領導人的多半是平淡無奇的外表形成了和諧的對比。他看上去要比其他人稍稍易于接近些，總是擺出一副接客伙計的虛情假意的親熱勁兒。有時候他會來一套叫人想起美國政客的拍拍背脊、使勁握手之類的玩意兒。他按蘇聯的標準甚至還多少算得上是一個能博得女人青睞的美男子，在必要時可以利用這一點去走訪遠官貴人呢。但是同尼基塔·赫魯曉夫對比之下，他還是呆板乏味的。

他有時候在宴會上坐科勒大使的鄰座，在許多次招待會上也曾同他互相打趣。勃列日涅夫一如科勒在他的《了解俄國人》一書中所記述的——「總是表面上一團和氣，但從來沒有說過什麼會讓我飛快返回使館電告華盛頓或那怕我還沒有在我的上午版《真理報》上讀到過的東西」。

然而，即使在那些年裏，蘇聯人就一直暗示說，勃列日涅夫值得注意。「不要低估他，」一位蘇聯官員在1962年對英國記者邁克爾·佩奇說。當該記者提問說，「實權人物」不會當蘇聯的總統時，那個俄國人回答說，「你等等。我知道你們的外交官不屑提他，但是他們在犯一個人錯誤。」

到1963年時，蘇聯人甚至更強調勃列日涅夫的未來地位。「對我們來說，」一位官員對德國記者哈甲·哈姆說，「他的目前的地位和將來的前程是明擺著的。他是後起之秀，聰明，能幹，謙虛，在黨內非常得人心。」

這席話簡明瞭地說明了為什麼勃列日涅夫會被選任赫魯曉夫遺下的兩個職位中較重要的一個：黨的領導，這在蘇聯更緊要足最高權力的發源地。勃列日涅夫是反對赫魯曉夫的積極的陰謀者之一，抑或只是默默地接受了既成的事實——這是一



個也許永遠得不到解答的問題。記錄表明，在陰謀醞釀成熟的那個決定性的星期裏，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他正在對東德進行正式訪問。直到赫魯曉夫被從索契召回前兩天，他才返回。但是勃列日涅夫是取代他的必然候選人。雖然勃列日涅夫是赫魯曉夫最新選中的繼承人，並且是全靠他這位恩人的大力提携才爬上蘇聯特權階層的頂尖的，但怪就怪在他也是赫魯曉夫的敵手們最愜意的人。幾十年來，他把他的個人野心的一切表現遮蓋得全無痕迹，而且贏得了沉着、敏銳、切實執行黨的決定的名聲。他處心積慮地壓低自己的聲望，避免在各派之間挑撥是非、有所偏袒。無論他有過什麼真知灼見，他顯然從不聲張。他是所有的利益集團和壓力集團、組成蘇聯權勢集團的一切明爭暗鬥的「實力派」都能接受的人物。至於衆所周知的敵人，他有也不多。而最重要的事，他確確實實是最能幹的一員。

勃列日涅夫在各方面經驗之廣博是無與匹敵的，而這一點則是黨的第一書記想當好主子所必需具備的。他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都受過正式訓練，並且都有過實踐。他在軍隊裏的服役使他同軍界上層取得了廣泛的聯繫，並對防務問題具備第一手的知識。黨是他最初的活動領域，但他也熟悉政府。他跑過的地方要比他的任何一位政治同僚都多，並且學會了如何在外國使節和顯貴中間周旋應答。

他無疑是一位極有才智、機辣多詐的政治家。他分毫不差地知道什麼時候該拍誰的背脊，該握誰的手，該提升那一個竊賊，該貶謫那一個對頭。一位美國參議員把他跟芝加哥市長理查德·戴利相比擬，而一位才智並不稍遜于尼克松總統的政界人物則贊佩地稱他為「最佳室內政治家」。

在弧光燈下（在舞台或電視屏上），他讓形象塑造家感到非常頭痛。雖然他的聲音是深沉的和有共鳴的，他的語調却是死板的。一口烏克蘭腔更加重了沉悶枯燥的感覺，有些人捉摸他是否喝醉了酒，另一些人以為他是個結巴。勃列日涅夫拙于講演。可是在不太正式的場合，特別是在這類演說場面結束後通常要舉行的招待會上，他悠閒自如，狂飲盪盪，毫不拘束。他是個很會講故事的人，滿肚子的趣聞軼事，有不少是頗為冒犯共產主義的。

他給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講過這麼一個故事：一個黨的官員在一個農村宣傳會議上宣講共產主義的偉大成就。「現在你們吃得飽飽的，」勃列日涅夫引用那位宣傳鼓動員的話說，「你們都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每年買得起一雙新鞋了。」然

後，勃列日涅夫嚥緊了嗓子，學着一個從房間後頭嚷起來的枯瘦的老奶奶的聲音：「你說得對，同志，就跟沙皇時代一樣。」

勃列日涅夫能毫不難為情地在死去的宇航員和政界舊友的靈床前清然淚下。他能輕輕地撫摩來向他獻花的少先隊員的腦袋。他總是比他的政治同僚們至少走前幾步。在羣衆大會上，他一步兩級地跳上舞台，以表示他興緻勃勃，年富力強。1973年5月他訪問波恩時，新聞記者和官員們喘着人氣，拚命想跟上他的步子，嘴裏嘟嘟囔囔地表示佩服：「他簡直是個打足了氣的皮球。」他熱烈擁抱來訪者或他的主人，緊得差點要報銷肋骨，並且不管是男是女，通常總要照準嘴巴親一親人物。說實在的，在政治局裏誰也沒有像勃列日涅夫那麼親吻的。

他很少在人前顯得激動或失去自制，他似乎對嘩衆取寵和慷慨激昂之類甚為反感。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優秀工程師，對技術細節有一種天生的愛好。在伊朗參觀一座清真寺時，他對它的歷史、藝術意義或它的宗教背景並不很感興趣，而是想知道它是怎麼建成的。在馬賽時，使他心醉神迷的倒不是該城的建築或環境，而是它未來的地下鐵道工程計劃。1973年他在美國旅行途中，飛機飛臨亞利桑那州蔚為壯觀的大峽谷周邊紅色和粉紅色的岩層時，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點頭表示贊同說：「確實是很美，總統先生，真是美極了。」然後，始終是實用主義者的勃列日涅夫加了一句：「不過我倒有另一個想法——可惜太荒涼了……那兒有居民區嗎？」

在公衆場合，他是一個道學家，用令人生厭的單調語句和正統的共產主義教條勉勵老百姓不斷爭取更大的成就。在私下裏，他愛好高級的生活：貴重的衣服；小玩意兒；速度快、外觀華美的汽車；純種馬；烈性酒；風味菜（據說他是個出色的廚師，常常為他的朋友們親治羹湯）；漂亮姑娘；在莫斯科的狄納莫或列寧運動場的包廂裏看他心愛的足球隊表演；獵熊；打野鴨和駕遊艇——換句話說，即屬於蘇聯社會上層階級的那些額外享受。我在莫斯科時，政治局其他成員乘坐的是蘇制吉爾牌和海鷗牌汽車，而勃列日涅夫却坐在他的羅爾斯——羅伊斯牌汽車裏疾馳而過。後來人們看見他坐着尼克松在1972年送給他的卡迪萊克牌汽車，而現在他大概駕着他在1973年從尼克松總統那裏得來的林肯康梯能特爾牌汽車或者從維利·勃蘭特手裏收受的銅青色本茨牌450—S C L型汽車到處逡蕩了。

他也好虛榮。他逢鏡必照，總要自我修飾一番，把他的波浪形頭髮梳梳順，抹抹小，把他那套很值錢的衣服的翻領上的



勃列日涅夫在遊艇上（1971年黑海沿岸）



勃列日涅夫與波德戈爾內在薩維多沃避暑勝地打獵。

一舉半點灰塵和花絮揮揮掉。他的正式像片上要把皺紋抹掉，戴着無邊花鏡時不再歡讓人照相。有一次，當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在莫斯科時，勃列日涅夫與撒勃勃地擺好姿勢讓攝影師照相並且說：「他們老是給我照相，可是從來不給我一張。你們為什麼不給我幾張呢？」

但是無論他裝得多麼和藹可親，他的眼睛常常讓他露出馬腳。這對藍色的陰沈的眼睛能變得笑意盎然，釋人重負，或者悠悠然如在冷眼旁觀。但是當勃列日涅夫放鬆注意，沒有有意識地設法給人以動人印象時，這對眼睛是嚴厲和冷酷的。

最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是一位積四十餘年經驗的蘇聯式政治肉搏戰的宿將。他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而是革命的產物，直等到1931年他快二十五歲時才入的黨。當時斯大林是黨和國家的唯一統治者，而勃列日涅夫則成爲斯大林時代的產物，是那個時代培育出來的一個在政治上詭譎多詐、冷酷無情，本能地善於保存自己的標準人才。他從赫魯曉夫那裏學到了搞政治的秘訣，並且也和赫魯曉夫一樣，是一位精於培植黨羽和沽名釣譽的大師。但是赫魯曉夫犯了許多錯誤，終於促成了他的倒台，而勃列日涅夫則那怕犯過錯誤也爲數不多。

他保守、精明、審慎。他在事業上遭受過幾次嚴重挫折，但學會了把這些壞事變成好事。他在攀登政治階梯的過程中汲取的那些教訓，使他今天處在極峰地位時受益下淺。

跟他的前人列寧、斯大林和赫魯曉夫一樣，他善於處理人事關係，善於調整黨的音調，使它按着他的譜子哼哼。然而，跟他的前任們不同的是，他在處理人事關係方面異常周密。列寧是一位天才，他在思想上、論辯上和行動上戰勝了他的對手和下屬。斯大林從肉體上消滅了他們，或者以威嚇和恐怖手段迫使他們徹底就範。赫魯曉夫在嗓門上壓倒他們，恐嚇和公開羞辱他們，使他們怒火中燒，渴望報復。勃列日涅夫除了少數重大的例外情況，諸如他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對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處理，寧肯通過和解和調停來達到他的目標。

他素有克裏姆林宮的「偉大妥協者」之稱，不惜後退一步，只要他相信或希望因此而可前進兩步。他走幾着攻棋，而不先嚴密保護他的兩側和後方。他在政治局裏維持一種巧妙的力量平衡，在中央委員會和共產黨機器（蘇聯版的「公衆輿論」）內部爭取意見一致，這就構成他的權威的基礎。雖然他再次訂實了蘇聯政治的一條基本規則是上層集體統治最終要集權於一人，但他表明了那是一種必須經由集體同意的獨裁統治方式。

他辦事像一個「董事會主席」，雖然是一個握有真正無限權力的主席。

赫魯曉夫倒台後，勃列日涅夫就迫不及待地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裏。他不露痕迹地攆走了他的主要競爭者尼古拉·波德戈爾內和亞歷山大·謝列平，或升或降，使他們離開了對他有直接或間接的位置。他使其他競爭者多半喪失作用，辦法是清洗掉他們的主要支持者，在平級上調動他們的職務，和換掉他們實力所在選舉區。他把忠於他和靠他發迹的人大量安插在領導集體裏。他把政治局改造成某種蘇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接近於西方式內閣的東西。

雖然他是一個俄羅斯人，他的政治根子却在烏克蘭，第聶伯河一帶，也就是他四十四歲以前只在那裏消磨了十二年的地方。他在卡緬斯克（現名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出生、長大和上學，在左近的葉卡傑琳諾斯拉夫（現名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亞歷山大德羅夫斯克（現名扎波羅熱）爬上政治階梯。直到1950年時勃列日涅夫才離開他的家鄉基地，即工業化的第聶伯河灣區，到別的地方去從事黨的工作。

他今天在莫斯科的班子被恰當地稱作第聶伯幫。那是一個由有權勢的政客、「機關人員」、助手、顧問和朋友組成的集團，這幫人都是在三十和四十年代裏在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扎波羅熱同勃列日涅夫一起或在他手下開始參與黨務、政府和工業工作的。

今天，這些人以及勃列日涅夫在走向最高權力的征途上招募的其他門徒和僕從，構成了他的實力的基礎。他們是矢誓效忠於他的人，或者是全靠他提携才在政治上飛黃騰達的人，正如他當年全靠赫魯曉夫提携一樣。他們在政治局裏保證他獲得必要的多數，在中央委員會裏給他助威，在他的私人辦公廳裏充任要職，影響他的看法和政策，在政府部門裏當他的坐探，控制警察、國家安全委員會和黨機關。在這張令人生長的名單上列名的都是蘇聯最重要的人物。

其中有些人不僅是他的最親密的朋友，而且也是他的鄰居。勃列日涅夫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就一直住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二十四號一座警衛森嚴的政府公寓樓裏。如今蘇聯內務部長和內務部武裝警察首腦尼古拉·謝洛科夫（第聶伯幫的一員）住在他腳下的一層裏，國家安全委員會（秘密警察）首腦尤里·安德羅波夫則住在他頂上的一層裏。哪怕是患偏執狂最烈的斯大林也沒有跟他的警察首腦伴得如此之近。

甚至比第聶伯幫更重要的，也許是勃列日涅夫在蘇聯軍事機構裏的牢固的權力基地。

在軍事部門的這些根子應該追溯到哪裏？這始終是無法索解的問題之一，正是這類疑問引起了圍繞着勃列日涅夫的形形色色的臆測、假定和支離破碎的傳聞。

儘管勃列日涅夫權力日增和聲望日降，對他的生活和經歷仍然諳莫如深。官方的報道少得可憐，並且似乎是隨克里姆林宮的心情或意向的變化而不時變化的。

出現矛盾的一例是關於他早年的軍隊經歷。根據某些傳記條目的記載，例如1965年蘇聯大百科全書年鑒的一條記載，勃列日涅夫從卡緬斯克的冶金學院取得工程師學位後，于1935年和1936年在紅軍中服役。較更晚近的材料，如蘇聯大百科全書的新版，並沒有提及這一點，而是說他畢業後就直接去卡緬斯克的捷爾任斯基鋼鐵廠擔任工程師職務。從履歷裏抹掉從軍的經歷，這對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來說都是異乎尋常的。就勃列日涅夫的情況來說，他在戰爭時期的功績已成為替他樹立形像時一個日益重要的項目，這樣做是不可理解的。

不管他早年在紅軍中的那段服役時間到底真相如何，關於勃列日涅夫後來的軍事經歷則並不存在任何疑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一個政治委員，而到他二十九歲時，已晉升到少將的地位。他得了許多勳章：兩枚紅旗勳章和一枚紅星勳章（相當於〔美國的〕兩枚軍功十字章和一枚銀星章），在1945年6月24日的紅場勝利遊行中，他是被挑選去接受斯大林檢閱的優秀份子之一。

他在戰爭期間結識的一些至交和密友中間，有幾位是蘇聯最有實力的三軍將領，其中包括現任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帥。

然而勃列日涅夫的軍人生涯並沒有隨戰爭而結束。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開始了另一個也許在政治上甚至有更重要意義的階段：當時勃列日涅夫在政界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挫折，被打發去充當蘇聯海軍的總政治委員和國防部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他以中將軍銜在位僅十個月，這段時間足夠他同今天已成為他的權力結構的決定性支柱的蘇聯軍方在政治上重修舊盟。

在勃列日涅夫的統治下，元帥和將軍的影響無疑是增大了，而格列奇科于1973年4月被提升為政治局委員一事即為明證。但勃列日涅夫本人作為軍界宿將集團的一員，則贏得了其他可能繼承赫魯曉夫的人所未必能享有的巨大行動自由。在尼克松

下令在北越港口佈雷，直接向蘇聯軍事力量發出挑戰後僅幾周，他就能在莫斯科最高級會議上跟這同一位美國總統會晤，這在別人恐怕是做不到的。

勃列日涅夫雖然已享有巨大的權力，他顯然還在謀求更多的權力。有一個時期，他的眼睛盯着阿列克謝·柯西金的總理職務。許多克里姆林宮學家公認他在1970年曾作過一次未遂的角逐。他會不會再來一次，什麼時候再來，尚有待分曉。

如果他不能像他的前人赫魯曉夫、斯大林和列寧那樣，兼任政府和黨的首腦，他也許會設法成為國家元首兼黨的首腦。他看來未必稀罕他在1960年至1964年擔任過的那種蘇聯「總統職位」。勃列日涅夫似乎在設法修改憲法，要求建立一個「國務委員會」（按東德和羅馬尼亞的模式設計的一個集體的總統職位），由他本人充當主席，同時兼任黨的首腦。1971年11月間，莫斯科和其他東歐國家首都謠言紛傳，說這一變化即將實現。接着，在最後一分鐘，勃列日涅夫看來是棋輸一着，「消息靈通人士」（這種人無例外地都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制造假情報處的特務）告訴莫斯科的新聞記者說，關於這樣一條憲法修正案的消息是為時過早了。怎麼個過早法？這也有待分曉。

勃列日涅夫是否真需要明令加冕？這是可以爭辯的。沒有頭銜，也並未使尼克松或蓬皮杜或勃蘭特不把他作為黨和政府及國家的事實上的首腦來對待。

他在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上同尼克松並列簽署，為國際法開創了一個先例。這是第一次在一項兩國協議上由一個人以黨首

勃列日涅夫與尼克遜簽署蘇美聯合公報。（1973年7月24日，加州聖·金文泰）



腦的身分簽字。其實，尼克松在那個文件上的對等人物應當是蘇聯國家元首波德戈爾內或者柯西金。

簽約多天之後，蘇聯官員試圖解釋這次獨特的違反禮儀的作法。他們告訴外國記者和外交官說，最高蘇維埃（蘇聯的議會）曾把這項任務委托給勃列日涅夫。實際上，勃列日涅夫在條約上的簽字只是強調了近年來已變得很明顯的事情。他是克里姆林宮的新沙皇，有銜無銜，全都一樣。

這種榮勢早在1970年就已開始。那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除了國防部長格列奇科而外並無其他政治局成員或高級政府官員陪同的情況下，出發到明斯克去檢閱蘇軍的春季演習，這一行動使他儼然成了最高司令官。

6月間，他又開創了一個重大的先例：他出席了一次部長會議的會議，並發表了一篇《真理報》所謂的「主要演說」，據說是談論新五年計劃和經濟狀況的，但部長會議的主席是柯西金，而他甚至連部長會議的成員也不是。《真理報》對該次會議的報道，給人以會議是在勃列日涅夫事實上的主持下召開的印象，而情況也許確實如此。

1971年2月當現行的五年計劃草案公佈時，中央委員會的批准令是由勃列日涅夫單獨簽署的。自斯大林去世以來，還從未有過只由黨的高級書記個人簽發的中央委員會命令。

1971年4月舉行的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為勃列日涅夫的實際權力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他講話六個小時——一篇接近赫魯曉夫和斯大林所創造的紀錄的馬拉松演說——，從頭至尾向全國作了電視實況廣播。柯西金的講話相反地只在電視上播送了摘要，並且是以電視片的形式播送的。事實上，當柯西金在克里姆林宮的洞穴狀的大會堂裏剛一開始講話時，蘇聯電視台就開始全文重播勃列日涅夫的報告。大會是秘密進行的。但是觀察家們後來在觀看紀錄柯西金講話的電視片時，注意到總理講話時勃列日涅夫却在唧唧咕咕地念一封什麼信件；當時的政治局委員、烏克蘭黨首腦彼得·謝列斯特在專心致志地看一本雜誌，而蘇聯科學院院長姆斯季斯拉夫·凱爾迪什則窮極無聊地在啃他的大姆指。

自從那次代表大會以後，勃列日涅夫就無所顧忌了，特別是他開始侵入了多年來一直是柯西金的禁衛的外交政策領域。全世界電視觀眾和報紙讀者一度非常熟悉的柯西金的那副冷冰冰的面孔，從此就黯然失色了。

在那次黨代會上，由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克里姆林宮的六點





蘇共黨24大中波德戈爾內致開幕詞。左一為勃列日涅夫，波右邊是柯西金，右一為安德列·普·基里連科。

和平建議，而在隨後的幾個月裏，蘇聯官員和外交官們便都直截了當地稱它為「勃列日涅夫和平計劃」了。

1971年9月，他邀請維利·勃蘭特去克里米亞舉行會談。無論就名義或憲法規定都應對外交政策負責的柯西金，却根本沒有出場。同月晚些時候，勃列日涅夫去南斯拉夫同約瑟普·布羅茲·鐵托舉行最高級會談。10月，他來到法國，身邊既無波德戈爾內，又無柯西金，蓬皮杜總統却以一百零一响禮炮、凡爾賽大特里亞農宮的套房和通常給予在位君主的禮儀來歡迎他。

在五十年代中期，赫魯曉夫也跟今天的勃列日涅夫一樣，只是黨的首腦，而當他出國旅行時，總是利用布爾加寧總理作為外交上和禮儀上的頭面人物，兩相比較，勃列日涅夫的這些作法便顯得乖張逾常了。甚至更加令人驚詫的則是勃列日涅夫待人接物的方式。